



飘来 飘去 11月

我在成都的这个时候正是秋天和冬天的接口处，秋天的叶子黄了又还没有红，挂在树上一直不落下来，冬天又姗姗不肯来到，秋天和冬天在成都出现了裂口，我不小心就踩进季节的缝隙里，伸出双手拼命挣扎……

邹蓉◎著



宁波市出版传媒集团
宁波人民出版社

飘
来
飘
去
11月

邹蓉◎著



黄河出版传媒集团
宁夏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飘来飘去11月 / 邹蓉著. -- 银川: 宁夏人民出版社,
2011.11

ISBN 978-7-227-04848-0

I. ①飘… II. ①邹…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1)第232255号

飘来飘去11月

邹蓉 著

责任编辑 唐 晴 王 艳

封面设计 赵 倩

责任印制 李宗妮

黄河出版传媒集团 出版发行
宁夏人民出版社

地 址 银川市北京东路139号出版大厦(750001)

网 址 www.yrpubm.com

网上书店 www.hh-book.com

电子信箱 renminshe@yrpubm.cn

邮购电话 0951-5044614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刷装订 宁夏捷诚彩色印务有限公司

开本 720mm×980mm 1/16 印张 14.25 字数 210千

印刷委托书号(宁)0009202 印数 3200册

版次 2011年11月第1版 印次 2011年11月第1次印刷

书号 ISBN 978-7-227-04848-0/I·1262

定 价 28.00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目录

立冬	001
小雪	006
大雪	014
冬至	019
小寒	032
大寒	039
立春	057
雨水	062
惊蛰	072
春分	081
清明	086
谷雨	095
立夏	102

目录

小满	112
芒种	118
夏至	126
小暑	142
大暑	149
立秋	162
处暑	173
白露	185
秋分	194
寒露	203
霜降	210
11 月	219

立冬

冬季从这一天开始。冬天的到来，表明一年的辛苦结束，收获之后要收藏起来。

我在成都的这个时候正是秋天和冬天的接口处，秋天的叶子黄了又还没有红，挂在树上一直不落下来，冬天又姗姗不肯来到，秋天和冬天在成都出现了裂口，我不小心就踩进季节的缝隙里，伸出双手拼命挣扎，可是我喊不出来。

回来了。

回来还是成都的双流机场。如此想来，之前我纯粹是坐飞机在成都以及成都以外的其他城市转了一个圈。回到成都的时间已经是晚上，准确说是二〇一〇年十一月七日的凌晨。

从机场的出港口出来，外面的路灯萎缩在自己的温暖里，那些没能被照亮的地方依然阴冷。冷空气从看不到的地方跑出来包围我，肆意穿透我薄薄的丝袜，又试图钻进我身体的隐秘处掠夺我的温度，我不禁打了一个冷颤：十一月的成都冷啊。

往机场大巴那里去，手伸进风衣的大口袋里，摸出一张回来的登机牌，停下来让旁边的人走过，借着路灯的远光再仔细看清楚，我忘记去过哪里，又从哪里回来。手里仅有的一张登机牌只能告诉我从哪里回来，不能说明我去了哪里，又路过了哪里。那我去了哪里？我像一个患失忆症的女人，想不起来了，那些可以证明我去过哪里又路过哪里的东西已经被我走一路撕一路

丢一路。那些被撕毁和丢弃的纸票我都有仔细看清楚，可是我最终没能记住，我想记住，甚至以为已经记住，可是大脑是违心的，它不能和我完美地结合为一体，它像现在这样不时与我分离和脱节绝非偶然，它还时时刻刻对我进行无声的抗拒，而我还毫不知情。种种迹象表明，我现在的举动也是徒劳，还不如由它是什么样就什么样，主意打定就撕了最后的一张票扔进路边的垃圾桶，我瞬间忘记今晚又从哪里回来。

机场大巴安静地停在那里，大大的车窗透出柔和的光，几个稀稀拉拉的剪影贴在玻璃窗上，远远就看到有掩饰不住的疲惫。我刚踏上车，车门在身后“哗”地关上，就在我坐下来变成其中一个剪影的时候，司机扭动钥匙发动汽车，貌似这车就在等我，我一来它就走。

大巴缓缓地驶出机场，过了机场高速收费处就加速向前。机场高速在高楼与高楼的中间，因为时间太晚看不清楚，感觉道路两旁高大的楼房黑压压地就要往中间压下来，而我们就在它们的夹缝中穿梭，更像是逃跑，极像电影《2012》。逃跑的人一头撞进城市的灯火辉煌，好像登上诺亚方舟，情绪瞬间就得到安定。

夜深了，大多数人都睡了。城市还有灯红酒绿，那些喝醉了和快要喝醉的人从房子里出来，有人倚在路边的树干上打电话，有人偏偏倒倒地走在大街上，对话要么是细如蚊蝇，要么声嘶力竭，但又都是忸怩作态、拉拉扯扯。

我在回家的路上，家里的男人应该在等我，下午的时候还打过电话问我要不要回家吃饭，我说不用等，他没问我什么时候到家，我也就没有说。或许这个男人已经睡下了，确实太晚了，他也应该睡了。是我自己没想到回来会这么晚，买机票的时候我确实是订的最晚回成都的航班，我就是想已经出来了就多待一会儿。其中我只计算了上飞机的时间，然后把飞机上的时间算作睡觉，至于有没有睡着我之前和现在都不清楚，归根结蒂我忽略了到家的时间，还没有预计飞机晚点的时间，只是各种情况都满满地算完，我回来已经很晚了。

我终于到家了。

钥匙插进防盗门的锁孔，轻轻地旋转，门锁开了，我轻手轻脚地推开门进来，然后又轻轻地关上门。尽管动作如此小心，在铁门合上的时候还是发出“哐当”的声音，弄出很大的动静来。动静既然已经整出来了，睡着的人

大概已被我吵醒，我索性放弃偷偷摸摸的模样，大张旗鼓地宣布我回来这一事实。我恢复平日的样子，进门后边走边顺势把脚上的高跟鞋踢出去，“吧嗒吧嗒”更为清脆的声音接踵而来，接着我就光着脚走在木地板上。

“吃饭没有？”房间的门从里打开伸出一个脑袋。

说话的是我老公，我叫他松哥，别人叫他什么我不管。

“吃过了。”门缝被我大打开，进了卧室把包放进衣帽间，然后又走出卧室，脱下外套放到洗衣机里，折回来在斗柜里找睡衣准备洗澡。

松哥又缩回床上，偎在被窝里看我进进出出几个来回，他看我的样子很安静，像是在看某个哑剧，而我做事又很专注，并没有把目光在他身上多停留一会儿。

“我给你放洗澡水？”说话的时候他掀开被子准备下床。

“我自己来。”

我不知道松哥在说的话后面打的是问号还是句号，我是当问号来回他的话。我的手摸着睡衣的时候停下来想，想他说给我放洗澡水后面是句号还是问号，转过来看他，他听说我自己来就没有坚持，刚支起来的身体又躺下了，在他把被角又盖回去之前，我看到有一个大大的问号压在他的胸口上，他用手拉被子企图掩饰。我突然有些不安，但是很快就消失得无影无踪，有东西在困扰我，我长在后脑勺的第三只眼睛看着他把被角盖回去，然后把手提电脑放上去。

我已经找到睡衣但并没有急于拿出来，手摸着睡衣，粗略地想了想我不在家的这几日。我不知道是否应放慢动作、放慢速度让他把话说出来，在我想的时候松哥并没有说话，也不知道是他没想好还是我没想好，我终究还是把睡衣找出来还洗完了澡。

我们两个人躺在一张大床上，各自盖一床被子。我把自己的被子卷成筒状钻进去，身体被被子紧紧地包裹起来，情绪瞬间就得到安定，身体也跟着舒服了。

“你没带驾照出去。”松哥半躺在床上弄他的手提电脑，他喜欢在网上看新闻，喜欢用电脑处理文字和图片，还喜欢在网上打麻将，和我说话时眼睛也没有离开电脑屏幕。

我没有往下接话，这一次我听明白了，从他的语言符号来看，他在结尾

处没有打问号，他没有说“你没带驾照出去？”

“是的，我没带驾照出门，可是你是怎么知道的？”我还是把他说的话当问号回了，不过我没有说出来，我嘴都没有张开过，我只是在心里这样回了他的话，然后又反问他。

我想起确实没有带驾照出去，走的时候我从包里掏出来放在保险柜旁边的夹缝里了。我之所以拿出来是不想带太多的东西出门，不想消耗过多的体力和精力，哪怕只是一个小本子。我之所以把驾驶证放在那个夹缝中也不过是随手的事，我想到的只是方便自己回来再找。我一方面是一个很精细的人，一方面又是一个粗枝大叶的人，他应该知道我经常找不到自己随手放的东西。感觉他是话中有话，好像这次的事情是我有意而为之，觉得我是故意把东西藏在那里的。一个能把我藏匿的东西都可以看到的男人，他应该具有超强的穿透力，我完全有理由把他想成怪物，一个长着千里眼和顺风耳的怪物。

“那天我找户口本用的时候看到你的驾照在。”

松歌说话的时候仍然没有看我。调头看睡在身边的这个男人，我不知道自己了解他多少，他的能力超过我的想象。他都没看我就完全知道我没有说出来的问题，然后很自如地应对了我的疑问。但是，他绝不可能知道我把他想成怪物，把他想成非人类，为此我想笑，却又没让自己笑。

我可以把这件事看成是一个男人在试图拆穿一个女人的把戏，这样看来事情就被人为复杂化，已经被复杂化的事情，其空间开始扩大，有了空间就有了悬念，而事情一旦有了悬念就比较好玩，自然而然会诱惑我这个贪玩的女人。

回过去说女人的把戏，显然这个女人说了和车友会的朋友出去的事。我是完全记不得有没有说过这样的话了，看情景那就暂且我有说过这样的话。但我还是相信没有说自己要开车出去玩的事，如果有说就不会把驾照掏出来，掏出来还放在这个男人轻易就可以找到的地方。我完全有很多种可能把驾照放在很多个地方，比如放在自己的车里，放在办公室的抽屉里，放进保险箱里面……说到保险箱就有两个，一个是办公室的，一个是家里的。我不放在办公室的保险箱，而是放在家里保险箱外面的夹缝里，现在想来也是极

为愚笨的做法，一个存心要耍把戏的女人，智力怎可以如此简单？甚至不知道放在自己随身的包包里最为保险。总之，没带驾照的我理论上是可以和朋友拼车出行，可是事情已经有了漏洞，我却没有想要去堵上，智者已经说得很好了，人往往会因为一个谎言要用更多的谎言去弥补。我还是认为自己没有说谎，我只不过需要一个理由走出去，我不想让人担心，通常情况下家人希望有人与我同行。我又何必说谎，人为的后天失忆和健忘，谎言已经没有继续的意义。

我确实没有和车友会的朋友在一起，车友会的活动是在地上跑，而我在天上飞，从一个城市到另一个城市，可能还有第三个城市，但是我不记得了，很多细节的东西我都不记得了。我需要有一个人引导，用提问的方式引导我的记忆，但我不希望这个人是松哥，可是除去他就再没有人需要知道我去过哪些地方，做了什么。

放任一个男人的臆想，不申辩不解释。我已经做好这样的准备和姿态，把自己四平八稳地放在他的身边。可是连续几年，我在相同的时间制造了相同的悬念，用相同的态度面对他的疑问，我们之间没有经过协商就达成了某种默契，一种“不平等”的默契，他已经不直接问我去了哪里，做了什么，但不表示他不间接问一些可能关联的问题。他还是忍不住希望我有一点点的暗示，而我不是不想给，是我自己理不出头绪来，说和不说他都可以把我想成非正常的人。

松哥那些没有说的话，我不确定他会不会说，但是我有足够的耐心等待，结果我还是在等待的过程中睡着了。我估计他已经听到我轻微的而又匀称的呼吸，他可能还看到我做梦了。

一些乱七八糟的情景像走马灯似的从我梦里匆忙走过，我不时要停下来为它们让路。在我停下来为它们让路的时候在想：如果我不停下来让路将会是怎样的情景？抑或把我撞翻在地踏成肉酱……想象在没有变成事实之前都有差距，我也不能说想象可怕还是事实更为可怕，索性放任想象，让那些看似要撞上来的东西真的撞上来。我奇怪自己做这样的梦，同时，又因为清楚是梦，所以觉得真要撞上来也没关系，那不过是梦里的情景，又不会是真的。

小雪

气温下降。这个时候黄河流域开始降雪，北方已经进入封冻季节。

我在成都看不到雪，要看雪我就要走到离成都很远的地方。可是，离成都很远的地方又不都是下雪的地方。

允许我颠三倒四的记忆，想不起是二〇〇〇年后哪一年的十一月，我独自在一个陌生的城市——上海。

这是我第一次到上海，我不是冲着上海的繁华来的，但我也说不明白理由就来了上海，可能是我去机场的时候要的是打折后最便宜的一个航班，而那天到上海的机票和时间刚好适合我的要求。

到上海已经是晚上了，从机场出来我完全看不清楚上海的样子，就匆匆住进了一家宾馆。宾馆是朋友推荐给我的，恍惚记得是航普宾馆，说是一家性价比很高的宾馆。

宾馆是新建的，既干净又便宜，朋友说还很安全。住进来看了，还真如这个朋友说的，很合我意。坐在软绵绵的床上，一路上的疲惫都可以卸下时候，我突发奇想要去看上海的东方明珠电视塔。一有想法就按捺不住，我又奔上海的繁华去了。

出门前我从宾馆总台那里打听去外滩要怎样走，服务员建议我坐地铁去外滩。

因为是晚上，车上的人很少，坐在我对面的情侣依偎在一起，相互的

脸贴得很近，有限的空间里流动着甜言蜜意，完全无视了他人的存在。我存在着，我以一种被忽略的方式存在，我以为这样的存在方式让人自在。我从两个人的关系联想到人的原始生存状态，以及他们相互取暖的样子，想象一直延伸到生命的诞生和传承，让人觉得奇妙又不可思议，而这样的过程又让我很享受。

我尽量不去看两个人亲热的样子，却把目光停留在其中那个女孩的手上。那是一双白皙的手，看起来极其柔软，被一个男孩紧紧地握在手里。女孩的手是我看到的最好看的手，手上没有多余的纹路，看起来极光滑又滋润。尽管我没能看清楚她的模样，但是我想有着这么一双好看的手的女孩一定不难看。相书上就有说过，看一个人的手是否匀称就知道这个人的长相，大凡长得漂亮的女孩子的手都好看，反过来说，手长得好看样子就会好看。根据我自己长期的观察发现，长得好看的手和长得好看的脸相比，决定胜数的是手大过脸。所以，我断定这个女孩长得有如她的手一般好看，我绝没有探究的意思，任她把脸埋在男孩的怀里，任她陶醉，我绝不打扰。

一个人坐在这对情侣的对面，我形单影只地坐到目的地。

从地铁站出口到外滩还有一段距离，宾馆的工作人员对这段距离没有表述清楚，说很近，我实地走了，感觉有点远。对于距离，我觉得人类缺乏一个统一的衡量标准，对于那些不确定的距离的表述多取决于自己内心感受的距离。我就因为这个说起来不远的距离，错失了看东方明珠的时间。穿过街，穿过胡同，我看到了东方明珠，可是还没来得及看第二眼，灯灭了，眼前瞬间就暗下来，站在外滩的黄浦江畔，黑黢黢的一片，远处近处的灯再怎么卖力，也显得黯淡无光。我风尘仆仆地赶来，东方明珠却匆匆隐于夜晚的黝黑。我快快不乐，先前忘却的疲惫卷土重来，又额外地新增了几分。

快乐和不快乐瞬间交替，明明说了不是奔上海的繁华来的，可是当炫目的灯火在面前熄灭的时候，突如其来的变故让人无法适应，原来我不快乐是因为繁华蔑视我的存在，可是这也是因为我先蔑视了繁华。

一切皆有因果。

我不清楚自己是什么时候睡着的，醒来又听到窗外有鸟叫的声音。推

开窗户，窗外有一大院，院子里整齐有序地停放着很多小飞机，机身着迷彩色，像一群整装待发的小个子兵。我很好奇那都是些什么飞机，军用飞机是毫无疑问的事实，我关心的是否是战斗机。我找不到人问，看到有一个穿军装的人远远地从院子那头走过，扯开喉咙就喊：“喂——”没人理我。可能没听到我指向不明的问话，对于一个军人，他只听命于军令和号声。

于是我对自已说：“就是战斗机。”

由战斗机我想到的不是战斗，而是飞翔，那么，关于这个小型的战斗机在上海的飞翔，我直接就想到了东方明珠，我想把飞机停在上海的东方明珠上面，哪怕只有一秒钟，不是盘旋，是有接触的实际停留。当然我没有任何的不良目的，我所有的思想和行为与目的无关，这都归根于我经常出其不意的思想变化。

对于前一天晚上没有看到的东方明珠，我会再去。于是我又出发了，又坐地铁奔上海的繁华去了。

走进黄浦江畔的路边咖啡厅，我坐的位置透过玻璃窗就可以看到东方明珠。也许是我来得太早了，她轻纱妙曼地伫立在对岸，没有传说中炫丽，却有我意想不到的清新。我远远地坐在这里观望，看这一路远的近的万国建筑群：哥特式的尖顶、古希腊式的穹窿、巴洛克式的廊柱、西班牙式的阳台……我仿佛置身于一个偌大的游乐园，或者说冒险家的乐园，感觉到了危险就潜伏在那些繁华中。我于是兴奋，比电影场景更为真实的画面：我被自己推到了中央，是否还要继续？

我在用一个幻想家的大脑在思考梦想家的问题，这样看似毫无意义的事情我却做得津津有味。我无法解释现在的状态：想不明白世界万物生灵的奇妙，分不清自然科学和非自然科学。我不能正确区别有规律和无规律的变化，凡是我先前不能认识到的变化，不论其有无规律，我统统按一种态度来处理，我觉得它们都是有变数的，这样的变数就引发出很多悬念，生活有了悬念就精彩，可以诱发求索的动力，让我的生命呈现出极强的张力。之于我，是与疾病对抗；之于别人，取于对方延伸的方向。

世界之大，男人和女人有那么多，在浩如烟海的人流中，两个素不相

识的人携子之手，彼此信任，彼此照顾。这样的事情想起来简直不可思议，可是又日复一日地发生着。

“我们结婚吧。”

在松哥和我之间，不知道这话是谁说的，但愿不是我说的，当然如果是我说的也没关系。我和松哥的婚姻始于两者都心甘情愿，我们心甘情愿地被自己囚禁。

在这样的叙述方式中，我省略相识，跳过恋爱，直接进入婚姻，之所以有这样的表述，不是缺少中间那些环节和过程，它们确实存在，只不过在生活中不知不觉被记忆修复和替换，最后放任为记忆的模糊。

松哥说我是一个要求完美的女人。

他说的是对的，生活本来就不完美，我却求其完美。

幻想可以美化生活，却又不能完美生活，我还是对其作了一些替代，然后就变得满心欢喜。长此以往的结果，那些经过加工改造的事情到后来就面目全非。如果现在要我再回过头去重现当年的事实，难保我不会颠三倒四，实在是怕人笑话，怕人怀疑我的智力。

两个人之间的坦诚是否可以等同于人与人之间的坦诚？好像是不能互划等号，又都是基于相互之间的信任，于是我就把坦诚和信任放置在一个特定的环境——婚姻。关于婚姻的种种传说，我不知道是应该信任婚姻本身，还是信任婚姻中的主题。我连信任的对象都没搞明白，经我说出的句子显然是缺少宾语，缺少对象，所以我现在还是比较混沌，这就有可能让我成为不被信任的对象。

头痛。

想起我要的咖啡半天没来，情绪就突然解脱出来，抬起头来寻找服务生的时候，咖啡端过来了：“您的咖啡，让您久等了，请慢用。”

装有咖啡的杯子接触到玻璃桌面发出清脆的声音，服务生冲我微笑，我也冲服务生微笑。就在服务生往我面前放咖啡的时候，他挡住了我前面的视线，但我还是能从桌面和他的身体之间的空隙看过去，看到女服务生在整理桌布。想必是我来得太早，还拣了一张来不及铺桌布的位置。也许这女服务生并没看到我的到来，她完全没有理由不给我铺桌布，这不是

上海应该有的态度，但这样的遭遇只能说明是我来的时间不对。我自作聪明地为事情作出解释，还为一个样子都没看清的女孩子开脱，以为男生和女生的工作大致也是分了服务对象的，所以我的句子不能缺少宾语。

想象总是让人愉快。

就在服务生转过身去的时候，我把放出去的视线收回来寻找我的咖啡，我看到的事情突然就有了变化：我的咖啡自己变动了位置，它竟然自己跑到旁边去了。一杯才放在我面前的咖啡自己跑到对面去了，对我显出它极不情愿，然后又自顾自地在一旁热气腾腾地散发出香味来诱惑我，更诱惑人的是比香味更奇妙的东西。我想，对面这个空位应该是坐有人。

有人坐在我对面，坐在我对面的人抢了我的咖啡，抢了我的咖啡还不让我看到样子，这根本就是不让看到事情的本质，还企图蒙蔽我的眼睛。既然不让我看到，那我就不看吧，感觉在这个时候比眼睛来得更直接和细腻，所以我相信一定是有人来了，又坐在我的对面，明目张胆地抢了我的咖啡又不让任何人看到。

我猜想这个坐在对面，我看不到样子的人。我还是简单地把其作为人来猜想，简单地把其作为男人和女人来猜想。

如果坐我对面的是一个男人，他抢了我的咖啡。男人不至于那么没风度，所以一个男人不会抢女人的咖啡。如果有男人要抢我的咖啡，那这个男人肯定认识我，还和我很熟识，他抢咖啡不过是故意逗我。现在这杯咖啡已经放在他面前了，他并没有喝，咖啡放在那里还是我的，所不同的是现在咖啡不在我的面前，咖啡又还是在我的面前，咖啡在离我面前更远一点的地方。

如果坐在我对面的是一个女人，她抢了我的咖啡。相比之下女人更喜欢抢别人的东西，那么这个抢我咖啡的女人肯定认识我，而我可能不认识她。这个女人喜欢上了我的咖啡，因为这杯咖啡是我的，她把咖啡从我面前抢过去放在自己面前，事情做得一点都不含蓄，还带有挑衅，这是对我宣称这杯咖啡是她的了。

两种假设皆有可能。

前者是默默地陪着我，想给予关心和呵护，又不想让我看到他的模样，

他抢我的咖啡是在逗我。因为他喜欢我，那么，他会在咖啡可以入口的时候还给我，这使一种情调变换成给予和满足。

后者是在暗地里关注我，关注我的一举一动，哪怕是我要一杯咖啡的样子。她以为来的时候不让我看到，我就真的看不到了，可是我已经感觉到她的存在，感觉到她冲着我的妒忌和敌意。我不能让这样的阴谋得逞，最初把其作为女人来猜想她的时候，我就没想看清楚她的样子，我将计就计，对方可以用感觉蒙蔽我的眼睛，那么我就用眼睛来蒙蔽她的感觉，这必须要我的感觉听命于我的眼睛，做出一副不显山不显水的样子来，假意理解为这个女人渴，渴极了，她因为口渴表现出极强的侵占。不就是一杯咖啡嘛，我请，不对，不是我请，是给她。

那么，我要为自己另要一杯咖啡。

我调过头叫服务生过来。

服务生快手快脚地过来，谦卑地站在我旁边：“请问我有什么可以为您服务？”

“我要一杯咖啡。”

服务生看着放在我对面那杯热气腾腾的咖啡，小心翼翼地问：“还要一杯咖啡吗？”

“是的。”

“还要一杯什么咖啡？”

“一样的。”

“一样的咖啡？”服务生压低了说话的声音，我差点没听清楚他说的是什么，本来说话已经轻声轻气的了，到最后好像变成在考验我的听觉。

不想重复这样的对话，我以为表述已经很清楚了。这个长得还算阳光的大男孩因为说话的音调突降，让我看出了几分诡异，他竟然没能把持住自己的诧异表情。我从他的表情中不能判断出事情的状况，不知道他有没有看到坐在我对面的人，可是他在看我的时候看了对面的咖啡，在看对面咖啡的时候他还看了对面的座位。他的表情什么都不能说明，诧异是肯定的，可是原因不明。

我不能问这么一个小青年对面坐了什么人，问了也是白问，不管对面

坐的是男是女他都不会认识。再说坐我对面的人不让我看到，自然也安了心不让别人看到，要是别人没有看到，我说出来会吓坏别人，结果大有可能让人以为我这人有毛病。但是，如若他已经看到坐在我对面的人，我这个样子仍然显得很有毛病，这样想来事情就有点复杂了，可是我还是愿意从他诧异的表情中理解为他看不到，自然也看不到坐在对面的人抢我的咖啡。我都看不到的，他自然是看不到，这不能怪他。

所有的对话都应该言简意赅，以此减少语言会出现的纰漏，让事情显得我能够轻易应对，我也确实能应对，我不会因为一杯咖啡就把持不住。

我随手在书报架上拿了一本流行杂志，尽拣那些化妆的图片看，上面都讲当下流行的颜色，示范怎样上妆，细到说眉毛要画多长，还拿眉笔从眼角到眉尾处比划出合适的长短，又说怎样上腮红和唇彩……我又把一件事干得津津有味，还如此漂亮。我随便假想坐在对面的隐形人不让人看到样子的原因，可能不喜欢自己的样子，此样子是彼样子吗？如果简单的样子可以用化妆的方式来改善……这话好像只是针对女人而言，无意中我发现自己把对面的那个人当女人来对应了，我现在的样子无疑是在刺激对方，不就一杯咖啡吗？

咖啡还没有上来，那个铺桌布的女孩过来了，她冲我笑：“不好意思，早上有点忙，没来得及把桌布铺上，我还是把桌布给你铺上，这样会暖和一些。”女孩说话的时候已经把桌布牵开来，只等我起身。男孩慌忙过来把对面的咖啡端起来，我把身体往沙发里靠，女孩把桌布铺上来，双手分别往四方抚平桌布，服务生再把咖啡杯放上来，就听不到玻璃碰撞的声音了。

先前的那杯咖啡放在我的面前，我一下子有了咖啡，还可能有两杯咖啡，两杯有着不同温度的咖啡。我不知道服务生是不是有意这么做的，之前这杯咖啡明明是放在我对面的，现在他把咖啡端回来放在我的面前，其中有何含意我不想戳破，可是他的举动告诉我，咖啡是我的。是的，不管对面有没有坐人，咖啡是我为自己要的，所以咖啡应该是我的。我和那个抢我咖啡的人都不明白，抢不过是一个动作，归根结蒂咖啡还是我的，所以要放在我的面前。我以为作为一个局外人，咖啡的归属很能说明问题，试想对面那个人现在是怎样的心情？